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### 第十九回 女元帥起義勤王 眾義士齊心殺賊

建文四年六月朔，月君返至山東，燕王已下江南。濟上一帶地方，皆經兵燹，城市荒涼，禾黍蕭條，不勝感慨。即同鮑師先到董家莊上。曼師笑迎道：「好游好游！你的仇家，竟自輕輕便便過去了。」月君道：「我若在此，何難擒之。」鮑師道：「他有他的時，我有我的運，而今方合著機會哩。」董彥杲道：「昨有下路人來說萬歲爺徵召勤王兵入衛京師，南北阻隔，詔書竟不能到這裡，而今竟無一人敢赴國難者。」月君曰：如此，我便勤王。從來草莽義師，原不必有詔書。明日與君等歃盟，倡起豪傑，竟下江南。我看卸石寨好個形勝地方，可先取來安頓諸公家口，免生反顧之虞，何如？」彥杲道：「這個寨內，多有好漢子在某部下，皆可一呼而集。其山岡上有大寺一座，名寶華寺，向為少林僧居住，教習槍棒，今已空著，就可藉此創立營寨，最為便利。」月君道：「這是了。但舉大事，全以忠義兩字為主，使天下之人，咸知我等真為國家之難，不是私有所圖，以僥倖富貴。武王曰予有臣三千，唯一心，庶可以倡之於始，而收之於終，不作烏合之眾，聚而忽散，方是大丈夫的事業。」彥杲等大聲應道：「某等素有義氣，向來為盜，尚不肯苟且，何況勤王。願奉聖后為主，悉聽指揮，雖赴湯蹈火，亦所不避。」鮑師道：「還有件緊要的，大軍未發，糧草先行，馬匹車輛軍器等項，皆不可少，須預為酌定。」彥杲道：「合計我等與賓鴻部下有馬三百餘匹，車八十多輛，米糧五千餘石，兵器人人自有。」月君道：「車馬俱備，兵糧雖少，我有白金數萬，可以接濟。」即在三日內立壇設誓，發兵啟行。

於是彥杲等各將家眷遷至卸石寨，先在莊上豎起一桿九龍雲緞鵝黃色勤王義旗，又左右兩桿金黃旗，一書「招納忠義」，一書「廷攬英雄」。又製造一桿鎔金五鳳錦鑲邊紅號帶素綾心子元帥旗號，泥金寫上「太陰仙王大元帥」七個字，並大纛與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、五彩旗幟，皆一一整備。一面殺牛宰馬，邀集了眾好漢義士，於第三日清晨，震炮三聲，大開莊門，各項旌旄旗幟，劍戟矛盾，擺列得整整齊齊。董彥杲、賓鴻等，敦請月君升座，伐鼓三通，齊來參謁，爭見得：霞披霓裳，端的凌虛仙子；雷鳴電激，居然討逆元戎。

眾將士正在那裡吹波渡，擊刁斗，候大元帥發令，忽見有一官長領著二三十人來投軍。月君即命傳進，那人昂然而入，隨著兩個彪形少年，向上行個憲綱禮，與董、賓諸豪傑分賓主兩行坐下。月君道：「第一日就得豪傑，大事可成，請各道名姓來由。」那人道：「職姓周名縉，係永清縣典史。兩年來燕賊抗拒王師，某曾獻策於當事，多不見用。後各州縣皆降，職遂棄官，在山左看看機會，不意燕賊直逼神京，乃臣子死義之日。」

職雖小吏，頗有忠心，前領家僮數人斬木為兵，欲赴國難，於路結納此二少年。一位是瞿都督第三子名雕兒，其父兄皆已馬革裹屍。」彥杲接口曰：「可就是殺人張掖門閹將軍麼？」縉曰：「然也。」又指那一少年曰：「此位是張皂旗的長子。張將軍陳亡，植立不僕，燕人猶謂未死，倒戈而奔。他與其父的武藝差方不多，故營中稱為『小皂旗』。兩人不但為國，亦且為父，君父之仇，不共戴天。今日在青州經過，聞元帥起義勤王，特來投身麾下，願隨鞭撻。元帥大名，震動中州，足可寒燕賊之膽，區區等請效前驅。」月君獎諭道：「燕南淮北，大小臣工，如君立心報國者，能有幾人？宜乎兩位將家子相從而來也。只今牲醴既備，告祭天地，可隨我登壇盟誓。」誓表略曰：建文四年夏六月朔越有七日，臣唐烜等，誓告於皇天后土之靈曰：孽藩燕棣，反叛朝廷，進逼京師，將篡社稷。人神之所同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臣烜曾奉上帝敕掌殺伐，玄女親傳道術，與義士董彥杲等，矢心戮力，共抒殉國之丹忱；秣馬厲兵，首倡勤王之義舉。雖蹈鼎鑊以奚辭，縱捫肝腦而靡悔。有渝斯盟，明神殛之。

主盟：太陰仙王大元帥唐烜、南海尊者曼陀尼、西池仙師鮑道姑。

同盟：參贊軍政周縉，左將軍董彥杲，右將軍賓鴻，前將軍瞿雕兒，後將軍董彥晷，督餉將軍董彥昇，先鋒將軍張皂旗，左哨將軍董翥，右哨將軍董騫，護軍將軍滿釋奴。

添注：其餘將校，尚有二十三人，各登姓名。

忽報有女將投軍，回他明日進見，他就打進莊來，特請將令。月君亟命放進。看那女將時：頭盤辮髮，耳墜雙環。身穿左衽之衣，足著拗文之襪。兩道蛾眉，彎如新月；一雙豹眼，朗若玄珠。面雖白而肉盡橫生，顴太高而骨亦聳露。腰懸兩口鋼刀，胸掛一囊鐵彈。

隨著三四個婦女，向著月君施禮。月君道：「女將軍來得正好，表尚未焚，且將名字添上，少間講話罷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小將名滿釋奴。」於是月君等皆對天拜誓，將校亦皆隨拜。

焚表已畢，即排筵宴。月君命照表上次序就座，令素英、寒簧與滿釋奴另坐一邊，月君、曼尼、鮑姑皆南向坐。各豪傑開心剖膈，儘量痛飲。月君問滿釋奴從軍情由，答道：「小將的丈夫是番將火耳灰者，近日已降於燕。小將細思，既做建文皇帝的官，如何又降別人，不肯依他，要到濟南投鐵兵部，恐女流不便，聞得元帥起義，星夜趕來的。」月君問：「汝胸前所掛何囊？」答道：「鐵彈五十枚，小將彈弓，百發百中。」月君取而視之，僅如龍眼核大，係是生鐵鑄的。又有一鐵圈，如龍眼大，月君問：「這個何用？」答道：「以此圈懸於百步之外，小將彈子打去，要在此中穿過。」月君隨令試之，三彈皆過圈中，眾皆喝采。當晚筵散。

次日整頓器械糧草完備，彥杲隨稟月君：「後院牆垣皆已打開，設立將壇了。」月君道：「極是，可傳集眾軍士在莊左右各支帳房宿歇。」到得黎明，月君升台點將及兵士，共二千七百九十七名，馬三百八十三匹，即宣諭道：「汝等聽者：古來陣法之善，莫如諸葛之八卦，李靖之六花，皆從呂尚父太極圖陣內化出。我亦變得一陣，名為五行陣，又名七星陣，其法即前後左右中五軍，中央為土，東方為木，西方為金，前為南為火，後為北為水，為五行之正炁，乃正兵也。南之前有先鋒一營，北之後有擴軍一營，左右各有二哨，為五行之餘，炁，即為奇兵。行則為律，止則為營，列則為陣，本於一貫，至簡至易。若兵馬數多，則大營之中又可各分為五軍，亦按東西南北中方位，自數百人起至於數十萬，皆可隨其多寡用之。如行動之時，先鋒先行，次則前軍，再則左軍，三則中軍，四則右軍，五則後軍。一軍之中，亦按前左中右後而行，二哨人馬，各在先鋒之左右。哨探敵人伏兵，若有警急，則與先鋒合兵，一面飛報接應。護軍在後，以防背後有意外之寇。此行則為律也。如止息安營，及屯守結寨，即照五方之位，團團圍立五個大營，連先鋒護軍，共結七營，所以又名七星陣。倘有敵人夜劫，如入先鋒之寨，則前軍與左右應之；如劫護軍之寨，則後軍與左右應之；如劫左軍，前中後三軍應之；劫右軍亦如之。此止則為營之道也。其列則為陣者，即照安營之法，但把軍士列開，每營仍依五方之位，內有道路，外無陣門，圍如太極，圍若連環，有混元一氣之象。又可引而伸之，變作率然陣勢。敵人在左邊殺人，是攻我之脅也，則前軍為首以應之，後軍為尾又應之，中軍右軍為身，相引而合圍之。如長蛇之盤旋環繞，通身靈活，觸處可以援應。其先鋒擴軍左右哨，卻在重圍之外，以遏敵之救應，以絕敵之衝逸。若不經訓練，則陣勢分合變化未能熟諳。今看我令旗招展，演習一回，便知進退。」

乃令諸軍列開陣勢，命一軍殺人，月君在將台上，以黃旗左右招引。左邊殺人者，前軍為首，右軍中軍為身，後軍為尾；右邊殺人者，後軍為首，左軍中軍為身，前軍為尾，合而圍之；若敵人多而勇猛，則先鋒護軍左右哨亦引作長蛇，首尾銜結，盤繞而重圍之。其前軍後軍，有先鋒護軍以庇之，敵人不能逕攻。或侵先鋒，或擊護軍，照依劫寨之法以應之。諸將莫不心服。月君隨於袖中取出軍政一摺，令周縉宣示，共計一十三條：

聞鼓不進聞金不退者斬。行走亂其隊伍者斬。安營之後無故行動者斬。臨陣之時退後者斬。交兵之際不陷敵陣者斬。敵人拋棄財物拾取者斬。攻城已有先登不繼進者斬。前軍被圍不救援者斬。漏泄軍機者斬。軍中煽惑流言者斬。殺良民者斬。劫奪子女財物者斬。壞人房舍墳墓者斬。

諸將聽宣已畢，月君下令曰：「我法至簡至嚴，犯者不宥。其外罪輕者，悉與記過以功准折，若記過二次無功者，軍法捆打。」

」眾將士皆躬身齊應道：「謹遵約束。」

月君隨取劍九拋起，在台抱大樹根前一轉，如天崩地裂，平截倒於地下。曰：「以此開刀。」就掣在手中，向西一指，片刻間，空中飛下兩個大箱。即命彥昇打開，皆是白金，每錠十兩，軍人各賞一錠。

月君又傳令道：「五軍旗號衣服，各用方位顏色。前軍純赤，中軍鵝黃，後軍黑，左軍青，右軍白，先鋒用紫，左右哨衣綠，護軍衣茜紅，督餉用金黃。唯頭上巾幘，十軍皆用絳紅。前後左右將軍各領馬軍五十、步兵四百五十。五人為伍，十伍為隊，十隊為一軍。每隊有將校領之，五隊有偏將轄之，大將總督一軍。先鋒領馬軍五十、步兵一百五十，偏將一員，將校四員。左右哨將軍，各領騎兵二十四名。護軍所領依前鋒之數，督餉所領依大軍之數。各兵士所用軍器，前已吩咐董、賓二將軍，總與將主一律，用槍者合營皆槍，用刀戟者合營皆刀戟，不但壯觀軍威，且可辨別部屬。今日夜半當下大雨，四日方止，六月十三日黎明，方可起行，我用縮地法，三日內便至淮上也。」

隨下將台而散。

其夜果大雨，至十三日方晴，軍士旗號衣服皆已制備，五更祭纛，黎明放炮發兵。月君中軍，自有神兵三百，皆金甲黃袍，形狀奇怪。眾軍觀之，莫不踴躍。十五日晚，先鋒已至桃源。左右哨探得有梅駙馬招募十萬軍兵，屯紮淮安，稟請元帥將令，作何進止。月君問周縉：「汝可知道梅駙馬是怎樣的人？」

答道：「駙馬名殷，尚的寧國公主，高皇帝臨崩，曾以誓書遺詔授之，托付幼主。前日燕王統兵南下，遣人假道進香，駙馬曰進香皇考有禁，割其使者耳鼻遣還，所以燕王從泗州繞道渡淮去的。」月君曰：「若然，是貴戚之忠臣。汝可前往進謁，具述願為駙馬前部，渡江勤王之意，看他允否。」周縉回來稟復道：「駙馬雲兵係新募，未知紀律，帝命鎮守淮安，未奉調遣，不敢輕動。且燕王兵將甚銳，汝等烏合之眾不異驅羊鬥虎，心雖忠義，無濟於國，宜速回去，慎毋生亂。」月君道：「懦夫耳。」

遂命掣兵由泗州從燕師南下之路而行。

那泗州守將周景初，是已降燕的，聞有勤王兵經由城外，遂點集馬步三千，出城迎殺。正值左將軍董彥杲排開陣勢，景初期其兵少，一擁殺將過來。不知彥杲部下皆挑選精勇響馬，用的軍器皆是長矛，大呼奮殺，無不以一當十，而右將軍賓鴻已到，舞動大刀橫殺過去。景初挺槍來敵，剛只一合，被賓鴻連盔帶腦及肩削去半邊。主將已死，全軍大潰，勢如山倒。景初之弟飛揚，率一千為後應，反遭敗兵衝得四分五裂。飛揚奪路而走，被彥杲攔住，大喝「死賊囚」，蛇矛到處，正中前心，直透後背，竟做了穿心國的死鬼。賓鴻部下的大刀手，與彥杲部下的長矛手，合力掩擊，直追至城濠邊。敗兵爭搶吊橋，大震一聲，橋樑中折，盡皆落水，只得繞濠而走，被董、賓二將殺得罄盡。回至大路，見各軍皆已列營駐下。月君大喜，贊二將軍曰：「真山東豪傑也！」計點軍士，一個不少，止有三四十名帶傷，發在護軍營內調養，挑換精銳補伍。即傳將令：三更造飯，四更起行，明日要渡淮河。

那時淮之南岸，燕王留精兵四千，令大將房寬、番將款台屯守，船隻盡收過去，以防北來人馬。燕兵望見北岸有一軍遠遠到來，報知將主，房寬道：「此必勤王兵也。」隨諭款台：「來軍身無鎧甲，營少旗幟，係是嘯聚之兵。汝可領一千軍前去截殺，我當隨後接應。」款台渡得河來，先鋒小皂旗已到。款台橫槊躍馬喝問道：「何方草寇，來此送死？」張先鋒執著皂旗揚示道：「沒有驢耳的，不聞得皂旗張將軍麼？」款台道：「張皂旗為我大兵所殺，汝這賊人尚要假這死鬼名字。」小皂旗大怒，挺槍直取款台，款台舞槊來迎。戰有五十回合，小皂旗從刺斜裡佯敗而逃，賺得款台追來，拔取兩箭在手，先搭一枝射去。款台聞得弓弦響，側身忙躲，箭翎從耳邊擦過，不提防又一枝來，恰中左眼，貫腦而死。原來小皂旗善放連珠箭，神鬼莫測的。

時房寬才渡南岸，見款台落馬，吃了一驚，大揮軍士掩殺將來，把董、董騫圍在垓心。小皂旗殺入重圍，奮力死戰，不能透出。方在危急之際，瞿雕兒、董彥杲二軍齊到，把燕軍衝做三段。雕兒一枝畫戟，如電掣風飛，纏住房寬，走又走不脫，敵又敵不過，心中慌亂，轉眼間戟鋒貫入咽喉。可憐房寬降燕，本欲偷生，誰道死於非命。賓鴻、滿釋奴二軍又到，合力攻殺，燕兵後阻淮水，欲逃無路，被勤王諸將士裹住，如砍瓜切菜，殺個盡興。也有溺水而死者，剩不得數人逃去。彥杲等方收住軍馬，並拿獲船中水手十多人，解至中軍。月君命賜之酒食，問以京師消息。回稟道：「聞說建文皇帝與劉皇后闔宮自焚，燕王自做皇帝了。」鮑師袖占一卦，道：「燕藩即位是真，建文未死，已隱向東南方去。」月君道：「若皇帝已崩，我逕取北平，再定中原，後伐江南，以圖混一。若行在有信，當先取中原，迎駕復位，而後渡江問罪，則人心響應，勢如瓦解矣。煩師太太一到金陵，訪個確音，再行商議。」

鮑師去後，月君查點軍士，死亡者二十七名，帶傷者五十九人，吩咐董彥杲錄其名姓，以俟憂恤，遂掣兵且回卸石寨。

自此山東義士，人當作虎賁三千；卻有洛下才人，天遣來龍圖十萬。要知分曉，且看下回。